

经典文学
人物百态

吝啬鬼

李继学 编著
李李 慧

鬼



新蕾出版社

经典文学
人物百态

李继学 李慧 编著

吝啬

鬼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商鬼/李继学,李慧编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6.3
(经典文学人物百态)
ISBN 7-5307-3665-5

I. 齐…

II. ①李…②李……

III. 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957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华印刷三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63 千字

印 张:5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 000

定 价:1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作者寄语

警惕啊！吝啬绝不是美德，
相反，它往往会造成惊人的浪
费，甚至如毒蛇般吞噬人的理
智、亲情、友情、爱情，留给
人世间一片苍白、冷酷、丑恶
的荒漠。

策 划 / 纪秀荣 陈德军

责任编辑 / 陈德军

美术编辑 / 王 刚

装帧设计 / 王 刚

封面绘画 / 王 刚

内文插图 / 火鸟漫画工作室

写给小读者的话

小朋友，你见过这样的人吗？他很富有，家私万贯，可他却舍不得花掉一文钱，甚至半夜里，去偷自己马厩里喂马的饲料充饥。还有一个人，他富得流油，可在他临死时，念念不忘的，不是别的，而是在他眼前点的一盏有两茎灯芯的油灯，直到他妻子挑去了一茎灯芯，省了灯油，他才闭眼死去。像这种过分爱惜钱财，不肯使用钱财的人，人们称之为“吝啬鬼”。

这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塑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吝啬鬼的形象。通过阅读这本书，小读者们可以体会到吝啬性格的卑琐，懂得只有靠诚实劳动去赢得财富、有了财富又会合理使用并能回报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才是一个性格健全、受人尊敬的人。

目录

吝啬鬼阿巴公的婚事	1
阿巴公藏钱	2
阿巴公的婚事	6
一笔没有放成的高利贷	11
阿巴公并未丢钱	15
得了“钱痹症”的严监生	22
比蝉翼还薄的一片猪肉	23
得了“钱痹症”	27
省钱的婚姻	32
严监生死时	37
葛朗台的一生	42
葛朗台的发家史	43
“往后再说”	47
欧也妮的生日	51
1820 年元旦	57
葛朗台之死	63
出卖死人的吝啬鬼	66

大农奴主泼留希金	67
老吝啬鬼的一家	72
死农奴还值钱吗	77
讨价还价	83
“看钱奴”贾仁	87
富财主计点家财	88
两贯钞买个养子	93
临终嘱托	98
还旧债父子团聚	103
两个吝啬鬼	108
古董商雷蒙诺克	109
古董估价商玛古斯	114
盗走八幅画	119
事情的结局	124
奥勋先生的梦想	128
女儿的订婚典礼	129
主持家政	133
招待干女儿和她的儿子	139
奥莱依太太家的伞	145
奥莱依先生两次换伞	146
奥莱依夫人获得了赔偿	150

吝啬鬼阿巴公的婚事

我长得个头儿矮小，骨瘦如柴，还佝偻着腰，穿着破衣烂衫，戴顶旧花布帽。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阿巴公，是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先生在《悭吝人》一剧中所塑造的主人公。我赚了好多钱，成了大富翁，不过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世界上的富翁多的是。我真正“吸引”人的是我的抠门儿，这么跟你说吧，哪怕我手中攥着一枚银币，也会把它攥出油来！但要我花掉这枚银币，那可就难了，我可会心疼一年哟！别看我今年六十岁了，但为了积攒每一枚银币，我都不惜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我壮年丧妻，为了省钱，决定不再续娶，可是最近碰上一段姻缘，划算极了，我决定试一试。



阿巴公藏钱

阿巴公十分生气地坐在办公桌后，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瓦赖尔管家，你必须老实告诉我，那些卑贱的下人在底下究竟说了我什么坏话。”

“老爷，小的实在不敢说。”瓦赖尔说道。

“没什么不敢说的，你老实说出来，我会奖励你一枚银币。”

“老爷，那样的话我就说一说。”

“好，说吧。”

“老爷，您的厨师兼马夫雅克经常说您的坏话。他说，咱们家的日历从来都不是买的，而是您自己手抄的。每一个季节您都把吃素食的斋期节日多抄一倍，为的是让家里上下下的人多吃几天素食，好省下一些钱。每逢要到发赏钱的节日，您一定会辞退几名仆人，或者大吵大闹一番，找一个理由，罚掉用人该得到的赏钱……”

“还有什么？继续说。”阿巴公摸摸头上的旧布帽说。

“再说就有失您的体面了。”

“什么体面不体面的，有钱就有体面，没钱就没有体面。”

“好，那我就继续说了。有一次，您居然指名要求市法庭传讯街坊邻居家的猫，原因是，那只猫偷吃了您吃剩下的羊腿。您还经常半夜里混到马厩里去，偷吃自家马吃的荞麦。有一次，马夫——当然不是雅克了，是上一任马夫，故意把您当成贼，用木棒狠狠地打伤了您的腿，使您瘸了半个多月，因此您辞退了那个马夫。”

“完全是一派胡言！”阿巴公说着，用力拍了一下桌子，震起了一些尘土。但他心里却美滋滋的，认为自己做得对，这不正是他的美德吗？

瓦赖尔管家吓得赶紧走了出去。

一个男仆进来喊他去吃晚饭，他正要动身，不料，帮他经营高利贷业务的西蒙走了进来，对他说：

“老爷，一份借款到期了，今天连本带利还了一万个埃居金币。”说完他便把两个装着金币的口袋放到了桌子上。

阿巴公急忙站了起来，小声说道：“很好，很好，快，快，快把门插上。”

他把两口袋金币都倒在了桌面上，一个一个地检验。

只见他焦黄的脸色红润起来，眼睛里有了亮光，他兴奋得不饿也不困了。检验完了，他撵走了仆人和西蒙，便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思忖起来。

这一万埃居的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把它放在哪里才安全呢？放到卧室里，这肯定不成，人家都知道我有



钱，还不到我的卧室里去偷？放到客厅里，也不成，客厅里人来人往，早晚会露馅儿，用不上几天就会丢掉的。干脆放到库房里吧，不，那更不成，仆人们经常去库房里取东西，这金币还有不被仆人偷走的道理？放在办公室办公桌后的钱柜里怎么样？唉，这也不成。钱柜这东西实在靠不住，它往往是引贼上门的玩意儿，贼人总是先从这儿下手。噢，有了，我还是把它埋在后花园的一堵破墙下吧，这个地方安全些。可用什么装金币呢？不能用豪华的钱柜，这太显眼，也不能用木头匣子，因为它容易腐烂。对了，还是用一个生了锈的铁匣子吧，不显眼，又实用，外面再包上防水用的油纸，这样金币就不会丢了，也不会被腐蚀。别说贼找不到它，就是找到了铁匣子，也未必认为里面装着金币。哈！哈！真是个好主意。

夜深了，时钟敲了十二下，阿巴公家的人都睡着了，阿巴公怀抱装着金币的铁匣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漆黑的夜里。他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到后花园的一堵破墙下，用小铁铲挖了一个坑，把钱匣子放了进去，上面盖上浮土，还撒了些草，生怕被别人看出来。他刚离开几步，就担心那金币丢了，便回去看了一遍；刚回到屋里，又怕那金币被别人发现了，就又回去看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就这样折腾了一宿。

阿巴公的婚事

阿巴公的夫人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但他一直没有续娶。这倒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续娶夫人会使他的经济利益蒙受重大损失。别人曾给他介绍过几个女人，都是要彩礼钱的，至少也要一万法郎，阿巴公哪里能接受啊。前些天，他刚做完六十大寿，走在街上，遇着一位年轻貌美、衣着朴素的姑娘，禁不住怦然心动。他明察暗访才知道：这位姑娘叫玛丽娅娜，是个穷人，只同母亲在一起生活，没有什么财产。他想：续娶这样一个姑娘做夫人倒是不错，一则能听我的话，二则还能省钱。于是他就托了媒人福劳辛来帮忙，不料福劳辛一来帮忙，事情也就办成了。

福劳辛满脸堆笑地说：“阿巴公老爷，您真是福星高照，我把您的情况，还有您愿意同玛丽娅娜结婚的愿望同她们母女俩说了，她们十分同意，而且还不要分毫彩礼。”

“这很好。”阿巴公说，“不过，一个女孩子出嫁，总

得拿出点儿陪嫁才是，若是不拿，人家会笑话的。”

“谁说不拿，人家拿的。玛丽娅娜嫁过来，每年至少可以给您带来一万二千法郎的年金。”

“什么？一万二千法郎！”阿巴公简直乐得手舞足蹈起来。

“是的。第一，玛丽娅娜只吃粗茶淡饭，从不吃大鱼大肉，每年至少给您节省三千法郎。第二，玛丽娅娜衣着朴素，从来不穿绫罗绸缎，这样每年至少可以节省四千法郎。第三，她从来不赌博，就连打扑克都不玩，这样每年可以给您节省五千法郎。三千法郎加四千法郎再加五千法郎，不就是一万二千法郎了吗？”

“不过，”阿巴公说，“你说来说去，都是虚的，还不是在我的钱上做文章？我是要她们母女俩拿出钱来！”

“是的，这母女俩在远处的一个地方有着一份很大的产业。她们说，同您结婚后，那份产业也要归您所有。”

“这倒可以。不过我还有一点儿不放心，一般女人都喜欢年轻人，这个女人怎么喜欢老头子呢？”

“哟，这个您就不必奇怪了。这个玛丽娅娜认为老头子比较成熟，年轻人浮躁幼稚。前几个月，一个老头儿向她求婚，她已经答应了，后来发现那个老头儿才五十六岁零四个月，不够老，便立即改口，说什么也不同意了。”

“哎呀，”阿巴公感叹地说，“这真是找遍天下也难遇着的事啊！好，就这么定下了，今天晚上就在我家举行订婚仪式。福劳辛，你去通知一下玛丽娅娜。”

阿巴公说完这话，跨着大步离开了书房，到了自己的卧室，吩咐仆人，马上把儿子克雷史特、女儿爱丽丝叫来。

克雷史特进来了。阿巴公一见他就横眉立目，两眼圆睁，吼道：“你怎么弄了这么一套豪华的衣服到处晃来晃去？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向外人说，阿巴公家里有钱，咱们去偷呀，去抢呀！拿着刀子去抹阿巴公的脖子啊！”



“爸爸……”

“你不用说了。你这一身打扮，折合钱币也有一百法郎，拿着这一百法郎放债该多好呀。”

克雷史特半闭着眼睛，根本不屑听阿巴公的唠叨。

阿巴公说：“儿子，我已经给你物色好了对象，是一个四十多岁很有钱的寡妇。你跟她结婚，人家不要彩礼钱，而且你可拥有她的全部财产……”

“别说啦！我决不娶比我大二十多岁的有钱寡妇。”

“什么？”

爱丽丝已进来了。阿巴公压住了心头的怒火，故意小声小气地说：“爱丽丝，爸爸已给你选好了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昂赛末老爷，他有贵族的头衔，又温柔又有声望，又老成又阔气，并且前妻也没有给他留下三男两女，你只要一过门，就会说了算。”

爱丽丝说：“爸爸，对昂赛末老爷我怀有崇高的敬意，不过跟您说，我决不嫁给他。”

“什么？你胆子太大了，你必须嫁给他，人家不要一分一毫的陪嫁。”

“我宁可自杀也不嫁给他。”

“什么？该死的女儿，你要了我的命，上万元的陪嫁啊……”